

安嶽民間故事集



前 言

安徽省同全國其它省份一样，蘊藏着非常丰富多采的民間故事。安徽是歷代農民革命运动的主要戰場之一，因此，远自秦末陈勝、吳廣，近至清末太平軍、捻軍，向封建統治階級英勇斗争的故事，流傳很多很廣。此外，取材于其它方面，如跟大自然作斗争等为題材的、表現劳动人民勤勞、勇敢和优秀品德的故事，也是很多的。

为了迎接建國十周年，我們在党的領導和羣众的支持下，与各專区、市、縣文联、文化行政部門及各地文藝工作者，共同收集和編选了“安徽民間故事集”。虽然这个集子所收集的只是我省民間故事中很有限的部份，但其中有不少故事，不僅有較高文学价值，而且也是可貴的歷史參考資料。这里應該特別提出的，是关于捻軍、太平軍的革命斗争故事。这些故事从多方面反映了捻軍、太平軍在安徽地区的發展与斗争，不僅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剝削階級，与廣大農民之間复雜而尖銳的矛盾和斗争，也真實地反映了農民羣众和他們的領袖那种不屈不撓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今天讀了还能給我們很大的鼓舞。

我們为了保持故事原來的面貌，在这次收集整理中，我們根据“忠实的記錄，慎重的整理”的精神，除了在文字語言上作必要的加工以外，沒有作什么改动。由于時間匆促和我們水平所限，缺点一定难免。希望讀者提出改進意見，使我們在繼續挖掘、搜集和整理民間故事的工作中得到提高。

目 錄

前 言

老乐拒捕.....	1
二老淵.....	7
打高公.....	14
任柱在途.....	19
長直溝之戰.....	23
雙瞎子智取蒙城.....	30
蔡小姐.....	33
張五孩.....	36
李三娘.....	38
魯王和他的小黃馬.....	45
牛丙砸鹽店.....	51
瞎病.....	57
贖物还主.....	62
齐王——王春保.....	67
賣卦先生.....	72
羊破寨.....	75
秋浦河东扎營盤.....	77
露天賣白菜.....	79

老虎山扎寨·····	81
女头目軍·····	83
太平軍的“孩子”·····	85
缸水塘·····	87
独角王·····	89
射鹿台与死鹿湖·····	92
禹王治水的故事·····	96
半部青囊經·····	99
缸沙泉和黑沙泉的的故事·····	102
包家祠堂李家修·····	103
秧歌元·····	107
东倒門樓子·····	111
何狗皮打官司·····	115
一粒梨种·····	120
灵芝草的故事·····	122
張拉塔·····	126
儿山与母山·····	129
黃子山与鳳子河·····	133
一塊黑鉄的故事·····	136
鹿姑娘·····	138
鳳仙与龍爪·····	143

老 乐。拒 捕

張廣德 口述 譚維安 整理

雒河集（現為渦陽縣）有個貧窮老漢林大爺，從黃河北岸逃荒流落此地。他住在張老樂家西頭破車屋里。這年秋後，林大爺到南地抄山芋^①，忽然南頭來了一伙人，為首的一個，你猜是誰？就是在這雒河集方圓左右，遠近聞名的大日子主（兒）^②——宋克俊，他又是這兒的團長。州里（指亳州，現為亳縣）開了三處當典鋪，鄉里有十幾個記莊子^③。他自己也常說：“我宋克俊走了三二十里路，吃不着人家井里水。”

他家里養了廿多個打手，專管催租逼債，看家護院。宋克俊有錢有勢，官的私的，他都能夠得着；可是窮客們把他恨之入骨。

事有湊巧，這一天他正從城里回來，見林老头在他地里抄山芋。他喊道：“喂！你是哪莊的？不識字，也得摸摸招牌，咋敢到我地里抄山芋！”

林大爺抄得正來勁兒，被他這一問楞住了，擦擦汗，抬頭看看：這人穿的倒不錯，長相却凶得狠，一臉絡腮胡子，一雙母狗眼，林老头就知道不是好惹的。笑笑說：“自己有地還拾庄稼嗎？”

“放屁！再多說把你的咀打爛。”

“哎，奇怪！一不偷，二不拿，管哪家的地，抄山芋犯法嗎？”老头实在憋不住了才問一句。

“十个拾庄稼的九个贼，不偷不拿哪来的？真是穷骨头，非劲武的不行。把筐夺下来，給我打！”

四五个打手“吆吼”一声上去了。林老头攥着柳筐死也不舍得丢。这些打手那容分說，围着林老头連打帶踢。林大爷上了年紀的人，那能敌得过这班恶狠，可怜被打得鼻口来血，昏倒地上。宋克俊用小眼角看看半死的林大爷，从鼻子里笑笑：

“哼！死了怨命短，化尸都不能讓他臭了我的地。”对打手們說：“把他拉到乱葬崗子里去。”

旁边围的一圈庄稼汉子，个个摩拳擦掌，肚子都气炸了。正在这时，忽然从人群里走一个大个子，这人就是張老家的張乐行——老乐这个人平素能过得去的，都不願多說一句話。今天他可火啦，一手举起刨山芋的抓鉤，一手点着宋克俊的鼻梁子說：“姓宋的！穷人的命在你手里連个屁也不如嗎？”張乐行这么一講，大家都大喊起来：

“打呀！打死这个狗日的！”众人哄动起来，“叫他給林大伯抵命……”

一群种地汉子，拿着抓鉤、扒鋤子，豎眉瞪眼地逼到宋克俊面前。

几个打手一看风头不对，一拥而上想把宋克俊救走。張老乐哪能讓他們逃脫，“啪啪”給宋克俊两个耳光。“哎哟！媽呀！”打得宋克俊种倒退了几步，滿咀里流下鮮血来。老乐随后就甩起抓鉤“乒乒”“撲吃”打起来了。这些种地汉子，也上去围着宋克俊和几个打手，一陣打呀，这几个打手哪里是这班庄稼汉子的敌手呢，一个个都头破血流窜跑了。

宋克俊象个漏网的鬼子，一瘸一颠地跑着，他还回过头来说：“好！姓張的是汉子，咱骑着馬看書——走着瞧吧！”

老乐可恼坏了，拍着胸脯豎起大拇指說：“宋小子，衙門口朝南，随你告去，把你亲爷搬来，能拔我一根汗毛豎大旗。”

宋克俊夹着尾巴跑远了。有几个怕事的老年人心里虽痛快，但为張老乐他們耽心說：“这回可惹出事来了。”

老乐对大伙說：“怕啥！既然打破头，就不怕扇子搨。”

“对！干他娘的。”

“受罪也是受死……”

几个人把林大爷背回車屋，大伙兒安慰了一番，全部散了。

这事相隔有三天，州官孙大人发下飞签火票，派了两个班头，带二十多个官兵，直奔張老乐家而来。两个班头走到半路，听说張老乐不是好惹的，宋团长都被他打的望影而逃。他俩商量：“这回咱去逮他，可得小心一下。”

“兄弟！我看这样罢，听说張老乐这人很直爽，咱們見他先来一套軟的，軟的不行，再来硬的。”一个班头說。“我看，你带兵在張老家庄西头背人的地方等着，我进庄去見了老乐，先多說好話，他若随咱上州打官司便罢。他若不願意，我把他轰出庄来，給他个冷不防，捉拿逮走。”另一个班头說。

“对！还是大哥有智謀。”

“嘿嘿，不是說当班的，抓差办案，軟、硬、刁、熬、精，都得会两下子。”

他們一路上商量好了。到張老家庄西头，一个班头领着十多个官兵往葦子棵里一缩，藏起来了。另一个班头进庄問着張老乐的門，进去一看，老乐正忙着哩。班头带着笑臉迎上去

說：“請問張老乐可在家？”

老乐早两天就知道有事，一看进来一人，差官打扮，他心里早就有数：“我就是張乐行，有啥事？”

“州官孙大人請你。”

“哼！”老乐笑笑說：“当官的請我这庄稼汉子有啥事？到底啥事？你說干脆点。”

“不瞞你說，有人把你告下了，太爷要你上州見一面，对对簿。”

“我‘犯法的不做，犯病的不吃’，罪犯哪一条？”

“宋围长告你聚众打官，坑害乡邻，无恶不作。”

“好小子，真是自己一身毛，說人是妖怪。”

班头接着說：“有理不怕見官，老乐，你就上州里走一趟吧。”

“有理！有理！旁人的理被有钱的王八旦占完了，到哪里講去。”老乐停了停，又接着說：“你家太爷要見我不难，叫他綁着姓宋的，头顶香盘一步磕一个头来到張老家。”

“老乐，你不去，叫我回去咋交差呢？”

“不去在我，与你何干？”

“太爷会責备奴才无用。”

“有用怎么着，你还想动武的么？”

班头急接着說：“不是，我是說回去見了大人咋回复他……”

老乐說道：“这有何难，見你家太爷，說明要我張老乐打官司，問他是‘文見’，或是‘武見’。文見：一封信下到張老家，有啥事信上說明；武見：叫那个狗官帶着兵馬到張老家北地洪沟灣里会面。”

班头一听，再不敢多说了，看看也不敢动手，真劲起手来，自己也不是价钱。心想：“诓出庄再讲”。于是说：“好罢，我就这样回复大人。”

老乐送至门口，这时迎面来了一人，这人名叫得才，长的大腰粗，打一手好鸟枪，他跟老乐最相好。这天他见一位差人来找张老乐，心想：“没有老乐的好果子吃。”便拿起鸟枪向老乐家走来。正巧和老乐、差人碰个对面。得才问：“老乐哥，你到哪去？”

没容老乐搭腔，班头紧接着说：“这庄狗可厉害呀，请他送我到庄西头。”

得才把眼一瞪说：“‘官不打送钱的，狗不咬拉屎的’。你既长腿来，不会长腿走？”

老乐无心说那么些。心想：“不对！庄西头是一片葦子，哪里还有啥狗呢？”再看看班头那付鬼鬼祟祟的臉，揣摩他到底玩的啥鬼把戏呢？老乐嘴里不说心里明白七八成，便向得才，递个眼色说：“南场麦垛上晒的粮食？白脖子老鸩（乌鸦）祸害粮食能没人问吗？”

得才知道老乐的意思，举起手里鸟枪“啞”一声，那只老鸩应声落地。

班头吓得目瞪口呆，向老乐拱拱手，二话没敢说，抱头窜跑了。

老乐笑笑，对得才说：“这些东西非给他个下马威看看不可。”

那一个班头和二十多个官兵一听枪响，再也不敢露头了。整整饿了一天，到黑才敢从葦棵里偷偷地摸出来跑回亳州去了。

两个班头同见了孙大人，把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这个狗官气得沒法子，也不敢来。宋克俊再也不敢回雒河集了。

又过些时，听说孙大人調了几县兵馬，二次来拿張老乐，剛走到半路又回去了。因为这时候老乐已領着一伙穷爷們打老財、杀恶霸……在雒河集，会合十八鋪捻子祭旗起义啦。

① 老乐：即張乐行，初期捻軍首領。

② 抄山芋：也叫做“拾山芋”。在地主起过山芋后的地里，穷人用鐮子搜。

③ 日子主：即大財主。

④ 肥庄子：即財主的佃戶庄。

二 老 渊

高元勳 口述 韓繼安 整理

提起刘二老渊^①的名字，上輩人誰都知道。其实他的真名字叫刘玉渊，奶名叫刘狗。后来別人送他綽号叫“刘二老渊”。

刘二老渊是山东滕县人。八岁时，他爹为了跟財主鬧气，被押在班房里監毙死了^②。他家一无田、二无地，他和兄弟年齡都小，又不能应事，吃的穿的全靠他娘两只手。他娘是二十九岁就守寡，等把刘狗弟兄俩拉大了，他娘的眼泪哭有两水瓢。

道光二十六年，滕县是个大歉年，有錢的人辞工存粮，穷人卖产逃荒。刘狗一家三口，更不用說，谷糠野菜也吃不上。

这天刘狗說道：“娘！咱也逃荒去罢！”

刘狗娘說：“天下烏鴉一样黑，穷人到处一样难，走到哪里能好呢？”

“娘，人家不是都說：逃荒願往南逃一千，不願往北逃一天么？南方好，咱就往南逃不好么？到外边有一綫生路，也不能叫你老人家餓着呀！”

好說歹說他娘才願意。

“好！只要你弟兄俩肯干，到后来别叫老娘的骨头棒子抛散在外边就好了，随你吧！”

就这样把家里所有破东烂西拾掇一小車，老娘坐在小車上，他弟兄俩一推一拉来到义門集（今屬渦阳），就在四桥口河灣里搭一間蓆棚子住下了。

真是“穷在大街无人問”，刘狗一家在河灣里住了有半年多，无人問一句长短。你想他一家三口咋过！全靠他娘一人給人家洗洗浆浆，弟兄俩拾柴拉草，拖棍要飯，飢一餐，飽一頓，保住身子不倒。

刘狗长到十八岁就成小伙子啦。后来还是他娘东求西找，托一个好心人說說，到一个姓邓的財主家去帮长工。誰知沒到半年，麦秋收割已毕，財主又把他辞了。理由是說：“冬天活少了，他又太能吃。”刘狗可恼坏了：“只有他們有錢的人心狠，‘推过磨杀老驢’！”

他娘再三地劝說：“孩子！算了吧，少說点。你可記的你爹是咋死的……”

这些事，刘狗都揉揉肚子記到心里了。

“人穷肚子也不爭气”，說到刘狗能吃真不假——半斤重的饅他一頓能吃十几个。虽能吃，可是他很有勁，三百斤重的口袋只用胳膊一夹就走了。

有一回，义門集西头，鎮財主家伐一棵三抱多粗的椿树，鎮財主說：“刘狗，你能把这一棵树扛走，我就不要啦。”你猜咋着？刘狗攢攢勁，搭胳膊一掣，一口气跑到家門口。

后来，刘狗帮长工都找不着头——都嫌他能吃。因此，他就帮短工——春秋二季帮人，一冬一春販卖青菜、瓜果米糊生活。

刘狗到底被义門集的“罗汉头”^①馬老五看中了，这天馬老五对刘狗娘說：“別叫刘狗在集上‘打牛腿’了，我給他找个事干干吧。”

狗娘說：“狗他憨憨傻傻的，一无人情，二无本錢，他能干个啥？”

“我給他作保，叫他到碼頭上扛活去吧。”

“大叔，你太行好了。”狗娘回头对刘狗說：“狗！快过来給大叔磕个头！”

刘狗問：“为啥叫他大叔？干活吃飯，咋还叫給他磕头？”

“人穷低三輩，乖孩子，听娘的話，別学憨。”

就这样刘狗算当了“罗汉”。

第二天，刘狗到碼頭扛活去了，帳房叫他上个名字。

管帳先生問：“你叫啥名字？”

刘狗心想：“还是七岁那年，我爹給我起个学名，如今二十多了，还没用过一回，今天可用上了。”于是回答說：

“我叫刘玉渊。”

“混蛋！你哪有大号（学名）？”

刘狗怪疑惑：“我咋沒有？俺爹給我起的。”

“放屁！扛‘罗汉’的是下流人，都只能叫小名（奶名）不准叫大号。”

刘狗心想：“我光知道人有穷、有富，还不知道人分‘上流下流’哩？”刘狗气的肚子古几古几，“好吧！穷人头上无驢筋，下流就下流吧。”

“我叫刘狗！”

旁边的伙計們，一个个看着刘狗又好笑又可怜。有个“罗

汉”指着刘狗說：“刘玉冤（渊），刘玉冤，說你老冤④你真冤，你也不打听打听，咱这号人可能叫得起大名。”

从此以后“老冤”（渊）“老冤”的算叫开了。

老渊从这时也算有了职业。

老渊当了二年多“罗汉”，长了不少知識，也学了不少本事，論气力也越过越有劲了。为人憨厚直爽又勤快，二百多斤重的盐包，別人扛一个，他能扛两个三个。虽說性子暴，这要看对誰。同行的伙計，没有一个不喜欢他、尊敬他的。

这天馬老五拿着两串大錢，到老渊家里来，正巧老渊在家吃飯，馬老五一进門就笑笑嚙嚙地对狗娘說：

“大嫂，你好呀。”

狗娘哪听过这样的称呼呀！慌忙放下碗，搬过草凳子讓馬老五坐下来，說：“馬大叔，咋能得閑到俺家来坐？”

“瞧瞧瞧瞧。”馬老五又接着說：“現在稀飯能挂上碗了吧？”

“唉！还不是靠大叔你帮忙哩。”

“好！只要知道得誰的恩、承誰的情，那就好了。日子要还不够过的，”把两串大錢一递：“給！这两串大錢拿去！”

“啊！”狗娘一驚：“大叔，俺咋敢平白无故收你这么多的錢呀？”

二老渊在一边看着不对，說：“馬老五，你有啥事說吧！錢俺是不要你的。”

“嘿嘿，”馬老五笑笑說道：“老渊，我是这个意思，过去扣头錢⑤不是加二成（20%）嗎？可是照晚（指現在的意思）我的开費太大了，想把头錢改为二成五（25%），只求你在伙計当中提一句就好了。就是以后照二成五扣，你的也不能照那

样扣……”

老渊一听，忍不住出口就罵：“狗日的，有錢的人心有多狠呢？！你馬老五朝天不动手，淨拿加二成的头錢，还嫌不煞渴①，真想把穷人的血都挤淨嗎？”二老渊說着，順手把两串大錢撈出門外五丈多远，气狠狠地說：“滾他娘的蛋！”

馬老五真怕二老渊——他在“罗汉”当中吃得开。大气沒敢吭，出了門拾了两串大錢，夹着尾巴跑了。

这一来，狗娘可吓坏了：“狗啊！你可想活命……”

“娘！別怕，就死該咋着！怕到那一天是个头呢？”

馬老五这一跑不要紧，你想这事可能算了清。一个当头目的想找“罗汉”的事；那还不是：拿着鑽子要眼兒——手到擒来。

有一回二老渊和二十多个“罗汉”出官差——給官盐店②扛盐，扛到天黑，盐官一查硬說少了两包，盐官一口咬定說：

“你們这些穷小子偷官盐，送衙門里去，还得赔盐……”二十多个“罗汉”心里都明白——这是盐官存心說詐人，一个个气的豎眉瞪眼，向盐官辯理。二老渊实在忍不住火了，手指盐官罵道：“老子白果一天，分文不落，你还想倒捧一耙子③。”

盐官說：“你既出头，偷盐的事想必是你主謀。”

老渊更火：“是的，你看着办吧！”

“来人哪，把这小子給我綁起来！”盐官这一落音，打盐店里出来四五个打手，按着二老渊就綁。

这时候，二十多个“罗汉”再也忍不住了，“咤唬”一声，象二十多个老虎样一齐拥上去，“唏啦呼嚕”把这几个打手打的东逃西散。二老渊順手摸条扁担，也該盐官命短，被老渊照头一扁担，就听“哎哟”一声，紅光一冒，盐官的脑浆崩多远。

这个千人咒、万人恨的盐官回老家了。

二十多人这么一打，事闹大了。

馬老五本想叫盐官敲敲他們的竹杠，給自己出出气，誰知把事鬧成这么大，他可慌了手脚啦！急忙跑到把总衙門，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把总說：“大人，可坏了，二老渊带着二十多个‘罗汉’造反了。砸了盐店，打死盐官，望大人快作防备吧！”

把总一听，点了五十名官兵，一个个手执明晃晃的大刀，直奔盐店杀来。一路上官兵見“罗汉”就捉，遇“罗汉”就砍。等官兵杀到盐店一看，二十多个“罗汉”正給一些穷百姓分盐哩。把总一見就火冒三尺，一声令下：“杀两个示众！”可怜这些手无寸铁的穷苦百姓，誰跑慢一步，誰被官兵赶上一刀两段。

这二十多个“罗汉”一看，眼都气紅了。大老渊“咤呼”一声跟打雷一样：“弟兄們！咋着都是死，咱們干吧！”

“干吧！”

“打死这些孬种！”老百姓也都火了。

就听：“嘩——”一声，人象潮水样把五十多个官兵围到当中了。二老渊身大力不亏，一个箭步飞过去，伸手抓住一个官兵，把他手里大刀夺下，回手一刀：“喀喳，噗通”这个官兵倒下了。眨眼的功夫，义門集街上杀的真是血流成河。百姓越聚越多，抓钩、铁铤、扁担……打的这些官兵鬼哭狼嚎。

把总早就吓呆了。再看自己的人，剩下沒有几个了，馬老五也早死了，只得不顧死活地左冲右冲，冲出一条路，也不敢奔把总衙門，逃出义門集，直奔亳州跑去。

大伙可高兴极了，齐說：

“你当領旗，我們干吧！”

二老淵就是这样在义門集干起来的。后来可招搖大啦，他帶有十几万人投奔張老乐了。

① 二老淵：捻軍首領劉玉淵。

② 監斃死：死在監獄里。

③ 羅漢：即現碼頭工人。

④ 老冤：旧社会称呼乡下人，意思說“土气”。

⑤ 扣头錢：是羅漢头抽羅漢的工資。

⑥ 不熬渴：是不滿足的意思。

⑦ 官鹽店：清設有鹽防、鹽巡、鹽店控制百姓吃鹽，從而剝削。

⑧ 倒揸一耙子：是反來訛一下子。

⑨ 旗旗：初期捻軍的地方首領，也稱為旗头總主。